

黑 风 谷

海 迪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27

黑风谷

海迪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序

曹镇南

海迪是我家乡闽南地区的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那颇带闽南风土色彩的生活画面，给我与年俱长的乡思以亲切的慰藉。他笔下那些性格鲜明、单纯，语言泼辣、风趣，充满了生命活力也怀抱着人生希望的人物，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回到了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中间。

记得我第一次读海迪的小说是《黑风谷》。小说描写的那种闽南知青之间纯洁、深沉的友情强烈地打动了。我感到这篇小说在这些年来所谓“知青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它并不回避或淡化知青生活中沉重、苦涩的一面。这沉重和苦涩凝结在主人公大梁那把毁在黑风谷的家传的意大利小提琴上，也笼罩着林萍的那个并没有正面描写的凄清婚礼，甚至浓重地渗入黑风谷中构成了小说的环境和氛围；但是，比这生活的沉重和苦涩更有力的是存在于两个年轻人心中那种青春的美好情操，那种对伙伴的透明、纯净的情谊。大梁和欧阳小辉带去参加林萍的婚礼的那把小提琴不幸摔毁了，但他们还是忍受着痛苦、想象着他们的突至将给林萍带来的惊喜而互相搀扶着前行。在这种动人的友情中，就有着生命的光亮和温暖，就

有着生活的意志和力量。这样心地美好的年轻人，是不会被生活毁掉的！

这篇小说的主题，是闽南青年之间特有的深挚友谊。闽南是一片很讲友情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度过青春时代的人，都会有很多关于朋友之间的温暖回忆。小说刻画的那个沉着、寡言的大梁，简直就是团凝定的感情，他的内涵丰厚，个性也很鲜明。他在心爱的提琴摔毁时表现出异常的平静，显示了这个年轻人在生活的磨炼中成熟。读了这个友谊的故事，那把滚到山谷中去的提琴发出的碎裂声和琴弦的颤音久久地在我的听觉里抖动。这真是友情的绝调，比之中国古典小说中“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也逊色。

我认为，《黑风谷》对于认识和理解海迪整个小说创作的艺术和艺术倾向，也是至关重要的。小说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明朗和高洁。即使在回忆充满凄风苦雨的知青生活时，海迪也能从那属于过去的阴霾中，提炼出属于未来的人生的光华。同时，这篇小说所具有的那种聪颖的布局、沉着的叙事、浓郁的气氛、高远的意境、洗炼而又绘形绘影、绘声绘色的语言以及文章血脉中流贯着的诗和音乐的情绪，也在海迪其他写得较好的小说中经常复现着，成为他创作的相对稳定的艺术特征。

有趣的是，从《黑风谷》上溯下寻，在海迪较早的小说《为三十岁，干杯》和较近的小说《飘》中，我们都可以从那较《黑风谷》远为繁复的生活的音响中，聆听、辨析出与《黑风谷》一脉相通的青春友情的旋律。《为三十岁，干杯》中的庆仔、西儿，虽然自己也承受着生活的沉重压力，但还是向从小依赖性、怯于直面人生的陈可人伸出了友谊之手，帮助他“自己站起来”，

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为三十岁，干杯”，这是有点苦涩的，但却是饱含着友情和希望的声音。《飘》中的待业女青年阿美，在辗转的求职和荡街的日子里已经变得有点愤懑和恣肆了。但当老溪单独招她到自己开的面包店干活时，她想的是“我们南牌口这一伙”“也要有人拉一把”，果决地向老溪提出：“你不把他们叫来，我也不干。”这不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友情么？诚然，这种在生活的压力下形成的青年伙伴们的群体意识或朴素的友谊，已不复有《黑风谷》所描写的知青友情的那种精神性的透明纯净，那种凛冽中的温馨的诗意；但它具备更强的现实性，是闽南城镇青年们开拓自己的生存之路时可以凭借的力量。

从这几篇小说，我们已经看到海迪的小说的一个重要取材领域了。他十七岁下乡插队，后来当过煤矿工人、商店营业员，一直在生活的底层熬炼、闯荡。他对自己的知青伙伴以及更年轻的从事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市镇青年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不能不描写这些年轻人的命运，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希望和失望，清明和迷惘，挫折和追求。闽南人很喜欢“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话，海迪在自己颠沛的生活中，对友情的温暖，有深切的体会，发而为文，细绎友声，是很自然的。当然，他的这一类作品的生活内容和主题，是远比对青春友情的咏叹更为开阔也更为复杂的。尤其是近期的作品中，更表现出一种试图透析闽南喧嚣、骚动的市镇生活中市民（主要是年轻人）的心理、情绪的创作意图，描写着更为驳杂动荡的人群，进行着更大胆恣肆的艺术探索。但是不管海迪对这个五光十色的市民社会表现出怎样多方面的兴趣，最能牵

动他的情怀的，仍然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有如自由电子一样作着无轨的旋动和碰撞的市镇青年。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称他是“我们镇上的年轻人”的画师和歌者。

在海迪的这一类题材的小说中，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值得注意：第一，他特别善于描写各种各样的城镇女青年的形象，非常细腻又非常大胆地披露了她们的内心的秘密。《为三十岁，干杯》中的西儿，是写得很有特点的。她那飘动的简裙、潇洒的神态、泼辣的声口，和她内心沉重、感情的郁结，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庆仔向她求爱时，她一开始是峻拒；庆仔无意中触到她感情经历中的伤心事，她又喊又骂；但她的内心，实际上却在溶化，行动也变得柔顺起来。作者写这个人物，避开了对她的生活经历的具体铺陈，抓住了她的心理特征，用动作性很强的生活细节予以表现。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常用的刻画人物内心的方法：以言动泄心声。很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人、了解人的经验。《飘》中待业女青年阿美，似乎不像西儿那样负荷着不堪回首的往事，而且她不喜欢听那些凄凄惨惨的事，喜欢顺着自己的天性自然而然地生活。她富于同情心，在性爱上很直率而没有心理负担，看起来活得自在而洒脱。但她的生活其实是不如意的。在家里母亲数落她，在社会上她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感情上她也没有归宿。对于生活，她只是取一种“随着风吹吧，随着水漂吧”的任其自然的态度，而不敢或不敢往深里想。当她父亲让她“认真想想”时，她趴在窗台上哭了起来，抽泣着说：“你别让我想，我什么也想不来！你让我想什么呢？我从来就不想！”这就泄漏了她内心的痛苦。她在说到“随着风吹吧，随着水漂吧”时，是“用很轻的声音说”的。这

很轻的声音，正泄漏了她内心自己也怯于面对的沉重。从她对阿燕的死的“激愤而又烦躁”的评论中，我们窥见了她采取放任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为了排遣生活的烦闷，为了不像阿燕那样被闷死。她说阿燕太循规蹈矩，实际上“还不懂得什么是人”，“还不懂得生命的光亮”；但她又何尝懂得了呢？最后，她漂到日本去了。她说：“在这里我恐怕会闷死，像阿燕那样，其实世界大得很。”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这样一个飘着的女性的灵魂，到了日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足么？我觉得未必。面对伙伴们的冷淡和醉骂，她不是觉得自己“内心平静得可怕”么？她是强使自己恋乡恋友的感情冻结起来。阿美的形象，当然不是一个积极的时代青年的形象，但我认为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在这个形象上，我们看到易被忽略的、在中国占有很大数量的市镇青年的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苦闷。我们的文学中，向来对知识者的苦闷是比较注意的。丁玲写了莎菲，也写了阿毛姑娘。莎菲至今犹在人口，而阿毛姑娘却鲜被提起。现在海迪给我们写出了个阿美姑娘，我们能够背过脸去不看么？

《住在五楼和六楼的人们》则写了另一种类型的城镇女性的苦闷。妩子是有了归宿的，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个安乐的小窝。但丈夫陈圆在外奔波为她挣钱，却把她留在单元房里，等于关在格子里一样。在这幢老人、孩子都感到孤独，都抱怨、诅咒的大楼里，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妩子更感到孤独。她渴望交往又畏惧交往，她主动邀请舞会上结识的邻居刘涛去散步但又撤回了邀请，这一笔写得含蓄有味，表现了海迪特有的小说家冷静的控制力。他如果往下编一段妩子与刘涛的暧昧

情事，大概也不费力，又可吸引读者，但他却嘎然而止，把妩子留在这几乎无事的孤独里。这样在艺术上效果反而更强烈。妩子的苦闷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苦闷了。但这也是闽南城镇青年的苦闷。对于一年四季门户洞开，邻里任意出入，习惯于相互交往的热情的闽南人来说，这种单元楼房里的孤独的苦闷似乎分外难忍。所以妩子的苦闷，既是现代人的，又是很乡情的，是现代敏感与浓郁乡情的融合而成的苦闷吧。

《车站》的主人公是名叫安的厂长，但给人印象更深的却是那个叫华的女性。这是海迪笔下又一种类型的城镇女性——相当成熟也相当奔放的职业妇女。华是安的办公室人员，非常熟悉工厂的人事情况。她又兼管公关工作，她的笑脸常是宴会的中心。她劝新上任的安要放开些，“摆弄这个工厂，你要有信心，但信心不要太大。”她钦佩他的有所作为，但又希望他有所不为。看来她颇懂得“退一步，天地宽”的人生哲学。在性爱方面，她可以像烈火一样投入，但也能像秋水一样静敛，真是拎得起，放得下。安觉得她“成熟得可怕”。“她有效地、成功地、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把握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意味深长的是她在安辞职后的送行。未能忘情的安以为她是特意相送，于是就有点感动和缠绵，但临末，华却说她是来接人的，“新厂长今天来了。我是来接他的。”这是一个在生活中善于充当送往迎来的角色的女性。人生就是不断的送往迎来。她的成熟就在于她悟透了这一点而不粘滞。但是，她的内心果真如此平静么？海迪没有回答。他留下一个谜让我们猜测。

总之，海迪是很善于描写闽南城镇的形形色色女性形象的。如果把这一特点和下文我们将要谈到的他对大背山农村

女性的精彩描写结合起来看，那么，海迪擅于写女性，大概已是不移之论了。这一点他多少有点肖于孙犁了。

海迪描写城镇市民心态的小说的第二个特征是，除了少数早期作品（如前述《为三十岁，干杯》）之外，他越来越避开对人物的具体曲折人生的叙述，避开对人物在其社会职业中所遇到的具体的矛盾、冲突的描写，而是抓住人物的某种情绪，某种感悟，生发开去，笼罩全篇。他的人物似乎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中。这个特点，在《无序》中表现得最明显。“无序”，这是主人公、某城建局工程师在人生中的一种处境和感觉。他的生命处在巅峰时期，在离太阳很近的地方，但他却因为在漆黑小路上用手电筒照一个惊慌摔跌的姑娘而被送进了派出所。他之所以走在这条漆黑小路上，是要抄近道赶去陪情人冰子听音乐会，而他手里这两张音乐会的票，原是妻子小芬叮嘱他去找来并应该和妻子分享的。本来明天就登机去西安参观古建筑了，但一个偶然的路遇、一场误会却使他睡入号房。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这个世界有无数的可能，你生活在无数的可能中。”为了突出这种“无序”感，海迪不得不舍弃了很多富有感性的东西，而使小说带上一点演绎主题的生硬。为了表现现代生活的观念而牺牲小说古典的艺术美，这是很多当代小说家实际经历着的悲剧，海迪似乎也是这样。

《车站》更明显地表现着作者在各类艺术探索中遇到的困难。他抓住了车站这个象征性的物象，使之在安的人生感悟中升华为一种人生意象：“好多人在这里下车，又有好多人在这里上车。车站不就是这样吗？”安讨厌和痛恨这个车站，他想停下来歇口气，想有个归宿，但他的命运注定了他还得一站一站

走下去。一种现代人的漂流感攫住了安。在车站这个意象下面，作者很费力地试图把安的家庭命运，人生经历，感情纠葛，尽可能充实地描写出来。但不管怎样努力，效果还是星星点点，闪烁不定。作为人物形象，安反而没有着墨不多的华显得矫然不群，但他作为人生逆旅中永远漂流的游子的心理却被抓住了。

以上，我们只是评析了海迪小说中的一个侧面，一个内容和色调都比较驳杂因而也易于引起争议的侧面。但海迪小说还有另一个更为重侧面，即描写大背山农村生活和乡下人物的侧面。海迪写得最好也最有影响的作品，都属于这个侧面。作为小说家的海迪在文坛上之所以站得那样稳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描写大背山风情的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

海迪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在气质上，我还是个乡下人。我的祖辈世代在地里耕种。他们把一切能留给我的都留给了我。我还从他们身上继承下了一腔热血。我的血可能比别人的热，滴落在地上很快就凝结成块。我喜欢在旷野里大叫大喊。我的脚趾头分得很开，我喜欢赤着脚在地上走路。”他还很执拗很自信地说：“你们别问我是谁！我就是我！”^①我认为，这些话和文坛上常见的很多言不由衷、矫饰躲闪的所谓创作谈不同，是直率可信的、是可以在海迪的小说里得到印证的。

海迪的大背山风情小说，是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弥散着血的蒸气和生的欢欣的劳动的礼赞，是劳动的

① 海迪，《我就是我》，《福建文学》，1986年第2期。

人的健硕纯真的形象的写生。说实在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在我们的新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像海迪大背山风情小说这样以歌颂劳动和劳动者为主题的单纯明朗的作品，是不多见的。这些作品使我想起了高尔基早期的那些写得非常优美、清新、单纯、强烈的短篇小说，在我内心唤起了对劳动和劳动者朴素美的赞叹。

《惊蛰》像一幅笔触生动、墨意淋漓的山村农家生活的风俗画，透着获得了劳动和休息的自主权的农民的自在、自信和自觉。小说一开始就写山村男人们的浓睡，他们的女人对代表政府催促春耕的乡文书文弟淘气地揶揄着、调侃着，似乎他们是不问政府好坏的化外之民，他们就愿意这么慵懒地赖在床上。但是，他们的女人们心里很清楚：“他们男人们一年到头干下来，累坏了，歇也没得歇。任他睡也就睡这一阵子。”果然，当大背山上那刚烈雄健的春雷在屋顶炸响时，麻缠着顺妹的阿旺就霍然而起，立即关心起政府对春耕物资的供应来了。他以一家之主的威严喝道：“季节误了喝西北风去！”他忘了是自己赖着不起床，反而埋怨妻子没有赶早叫他起床。惊蛰雷响地气动，大背山乡下人陆续醒来，下田劳动了。作者以简洁明快的散文笔调，勾勒出了一幅人影匆忙、人声喧闹、牛哞犁动的春耕图。这篇小说，充满闽南农家特有的生活气息，颇带一点轻快的喜剧色彩。毛叔和坑底大爹在屋檐下抽着烟争论有没有好政府的生活小镜头写得隽永有趣，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尽管毛叔根据他以往的生活经验固执地、不能说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政府总是为他们政府。政府跟我们种田的是两回事！”但坑底大爹关于“好政府有时是会有有的”的见解也有眼见

是实的生活经验作支撑。乡下人对文弟宣布的春耕物资供应标准还是竖起耳朵听的。政府的好坏和种田人到底也还是有些关系。村民们可以嘲笑吃政府饭的文弟的呆气，但他们对关系到自己一年生计的春耕还是严肃认真的。当劳动成了他们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时，劳动也就恢复了它本身固有的欢快和自觉，充满了健康的情趣和单纯的美感。

《谷地》描写的也是一对农家小夫妻在惊蛰后上山耕荒的情景，不过它更多地以温煦和爱抚的笔意描写了他们（木哥和小月）从相好到结婚，从与老人共同生活到分出来自己过的过程。他们按照阿爸的吩咐，带着怀孕的母牛，上山去耕种那块他们家种了几代人但不久前还在抛荒的谷地。在谷地的春夜，他们的母牛早产而且横位，木哥亲自接生，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小牛犊接到人间。目睹这一切的、已经怀孕了三个月的小月，怀着对生育的希望和恐惧，温存地埋怨着自己的丈夫。经历了这一夜，夫妻俩开始插秧了。木哥“变得沉默，脸上有一种自尊的神情。他插得很快，双脚在田里移动，目光专注”。他的劳动，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日子有休戚攸关的意义，而且对于他们未来的子息的生存，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样的劳动，是构成人的尊严的基本因素。是值得本哥虔诚从事的！

《教犁》则在农村年轻人的爱情生活中，在他对生活出路的焦灼探求中，富有诗意和情趣地表现了赞美劳动的主题。从部队复员回村，受到了失恋的打击，又找不到头路的古北子，脾气变得凶狠而暴躁。他不理会阿彩的试探，也不满意父亲黄老根买回的又凶又丑的骡牛。但是，当他带着骡牛在瘦狗坡上

教犁时，他表现出来的勇敢、果断、机智和出色的臂力，使他赢得了口齿锋利、泼辣多情的阿彩姑娘的爱慕。他用劳动赢得了爱情，也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他再也不到乡里去打问了。他用很平静的语调对父亲说：“他们不给我安排什么头路，我也一样。我看我们索性把坳子里那块地包下来种！”

海迪这几篇以劳动为主题的小说，具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但海迪对这一时代色彩的表现，和常见的直露的写法不同。他凭借自己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理的熟悉，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农民对劳动的态度，对劳动工具（特别是耕牛）的态度以及劳动对农村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正是在农民对劳动的热情和自觉上，作者测出了“政府”好坏的变化。海迪对劳动、尤其是对母牛生产和古北子教犁的过程描写，是极为准确传神的。显示了他的深厚的现实主义的白描功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采草时节》和《荒滩》，则触及到闽南农村妇女的命运问题，是海迪大背山风情小说中最富有人性内容的篇什。《采草时节》描写新婚不久的菊子被圈在家屋里的苦闷和被丈夫粗暴对待的痛苦，她勇敢地向丈夫提出劳动的权利和感情生活的要求。她要丈夫把她当人，别把她当只母猫子。她不愿重复可怜的阿妈的命运，要求丈夫带她到城里去，带她到大街上肩比肩地走。她终于胜利了。她是凭借自己劳动的本领，凭借与丈夫娴熟默契的配合，而赢得丈夫那年轻的心。她让丈夫阿达看到了自己在劳动中的美，这种不可抗拒的美使阿达意识到了自己硬充专横大丈夫的角色是多么荒唐。海迪对菊子在叉草劳动中的姿影神情的描写，简直像诗一样美妙。没有对劳动的熟悉，是写不出这样的生活画面的。

这篇小说提出的农村妇女对感情生活的要求,有的评论者认为有些陈旧。其实,海迪是怀着对闽南妇女特别的了解和同情,来描写菊子的形象,诉说她的苦闷。在闽南,有一种所谓“有家有理”“见棱见角”的农家,的确严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的。“查姆人要知己”(即女人要守本分之意),这是农家里男人的口头禅。菊子的公爹黑脸爸,就是这种讲究“家理”的农民。在这样的家庭里,女性流露出一点对感情生活的追求,都会被视为耻辱。海迪的这篇小说,由于真实地触及闽南农村妇女的精神痛苦,反而让我觉得新鲜和亲切。

《荒滩》描写了老纳、桂花儿和冬至大叔之间畸形的性爱关系中自然的人性内容。桂花儿是个能干的劳动妇女,老纳瘫痪后,她忙里忙外,还拉扯两个孩子,表现出强韧的生命力。但她的生活毕竟艰难,经济上困苦,感情上焦渴,正如她自己意识到的,“我是个女人,又不是那块荒滩地……”。因此,当年纪虽大,但因长年劳动而异常强健的冬至大叔闯进她的生活时,她欣然接受了。而她丈夫老纳,在经过一番感情上的痛苦后,也只好接受了这种现实的安排,而且表现出了通情达理的人情味儿,不让他们到荒滩去像畜生一样过夜。这是三个纯朴的劳动者在处理这一类人世間最棘手的男女情事时表现出的朴素的理智、自然的态度。桂花儿也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才能兼顾情义地、执着而有生气地活下去,走她的漫长的生存之路。透过性爱的渲染,我们看到的是劳动锻冶出的坚韧的生命力的奔突和挣扎。

在观察和反映闽南山区农村生活时,海迪自然也没有忽略对这种生活的封闭性和狭窄性的凝视和揭示。《冷水坑人

家》和《老山姆》朴素、平静地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主题。前者在对一种冷清孤寂的山村生活情调的悠扬淡远的渲染中，反衬出年轻女孩阿花和金姑们渴望打破这冷清孤寂的强烈心愿，表现了她们对两个外来铁匠的深切同情以及隐藏在这同情中的少女的情愫。而后者则在对山那边的一片白光和从这片白光中走回家乡来的老山姆的形象的刻划中，有力地展示了山外生活的巨变对偏僻山村的冲击。老山姆因与翠环子相好而被打被逐，但他的命运反而因此发生了转机。他不但挣了钱回来，更重要的是带着获得爱情的勇气和自信，带着男子汉对属于自己的有情有义的女人的责任心回来了。他公然把翠环子带走了，“这事里头有种让人觉得羞于启口过问的、刺痛人心的但又隆重庄严的东西。”

这两篇小说描写新与旧、封闭与开放观念在农村生活中的激荡，都环绕着农村妇女的命运展开，这不是偶然的。海迪说过：“我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献给我的母亲，我的默默无闻地包容了人间全部苦难和爱的希望的母亲。”^①海迪从自己的母亲的一生命运中，从闽南农村姐妹们的生活中，窥探到农村女性特有的痛苦和希望，也清晰、敬佩地看到了她们在劳动中磨练出的品性的美。他用异常单纯和朴素的笔调，刻画了她们的形象。这是海迪大背山风情小说最有艺术光彩的部分。

海迪的大背山风情小说，这不是轻飘飘的田园牧歌，而是沉甸甸的人性和人生的礼赞。浓烈的感情，单纯、丰满、和谐的人物性格，浓郁的地方风情，使这些小说显得沉甸甸的，有一

① 转引自陈越《大背山脉的奔突》，《厦门日报》1987年3月5日。

种生活的厚重感。这是一些很见现实主义功力、很有个性，不随波逐流的作品。海迪描写农民旺盛的朴野的生存意志和活力，但他笔下的农民并不横蛮、愚昧、粗暴，海迪也描写农村的封闭性和某些旧习惯、旧心理，但他不着意渲染和夸大，没有城市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充分展示生活的趋势对陈旧东西的冲击力。读海迪的这些有热力、有希望、有深度的作品，我感到一种浑朴的、明洁的美感。

在文学师承上，我希望海迪更专笃于师法鲁迅、孙犁和斯坦倍克，而和略萨稍稍保持一点距离。

这些，就是我关于海迪的小说所能说出的话。

海迪能接受这些话作为他的小说集的序么？

1990年11月30日凌晨2时写毕于北京学院路

目 录

序	曾镇南(1)
住在五楼和六楼的人们	(1)
车站	(18)
无序	(53)
飘	(74)
我与世界的关系	(102)
为三十周岁,干杯	(103)
黑风谷	(122)
垛草时节	(135)
荒滩	(151)
惊蛰	(171)
教犁	(184)
后记	(201)